

四时节令永不停歇,又近过年,不禁想起旧时情景。在春节之前,吴地(苏南)有一非常重要的民间习俗——祝饗。

何谓祝饗?直白地说,就是过年前祭祖的一种形式,在苏南无锡、江阴、苏州一带,尤其盛行。余生虽晚,然父母以上祖籍无锡,少儿时代多次历经祝饗场面。

祝饗大戏的“主持人”抑或“导演”,亲娘(无锡人对祖母的称谓)当仁不让,父亲是“主角”,母亲是“配角”,蹩脚的“跑龙套”当然是我们兄弟几个。进腊月才八九天,亲娘就不安分了,什么“快咧,快咧,又要过年咧”“月半一过么,要掸掸檐尘。有句老话,‘十七十八,越掸越发’”“乃末顶要紧格还要祝饗”,嘴里嘀嘀咕咕,像对家人说,又像自说自话。

老房在曹家渡五角场的一条老式弄堂石库门二楼。别看亲娘踮着个三寸金莲,外出采购买年货,挤菜场、轧南货店,去糕团店,她勤快(无锡方言,勤快之意)得很。好在曹家渡地处闹市,购物方便,她上下陡直的楼梯,一歇歇一趟,一歇歇又一趟,不亚于大脚女人。

在老亲娘眼里,祝饗是年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挑一个吉利的日子,她早早起身张罗。祝饗必须在朝南的厅堂进行,好在我家客堂间面积大,朝南,符合条件。将四周杂物收拾一下,两张抹得干干净净的八仙桌南北向一拼,堂堂正正摆于中间。北面长条几案上竖着祖先像抑或牌位;朝南一端摆上香炉,罩着风灯(一种方形的红木玻璃罩,可防风)的烛台;桌子朝南立面系上有福、禄、寿三星的彩色织锦台围(亦称桌围),骨牌凳数张分列周边,“戏台”就算搭就。

桌上的摆法,亲娘自有安排:糖果、糕点之类要归入九品盘,摆于上方;一大块煮熟带5根骨头的肋条肉、一只嘴衔青葱、屁股



醋,最普通的调味品,鱼,最寻常的荤食材,然而,这两样日常之物在锅里一相逢,便以滋味独特胜却佳肴无数。

做醋鱼古已有之。清朝的文学家和美食家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中就有记载:鱼切大块,油煎后放酱、醋、酒等,烧熟迅速起锅。不过,物换星移,烹调技法变化无穷,醋鱼的做法早已不止袁枚记录的这一种,我母亲的做法就别具一格。

母亲做醋鱼,常用上海人说的白鱼。选购斤把左右的白鱼,刮鳞挖鳃去脏洗净,沿脊椎骨剖成两片,横向切成若干长条状,一节手指宽度,鱼头也劈为两半;待油温高企,先爆姜末,再下有脊椎骨的鱼块和头部,轻轻翻炒几下,又放入其他鱼块略微翻动,洒一圈黄酒,速合锅盖闷一小会儿,倒酱油加热水

上插几根鸡毛的熟公鸡、一条大鱼、一叠糖年糕,这四大件必须装在红漆木盘里;其余再放上笋干烧肉、黄豆芽油豆腐、菠菜百叶等荤素菜肴,水果之类可摆入碟子。有一只菜是无锡人过年的传统菜,叫“响堂片”,就是用切成三角形的笋干、香干及金针菜组成,可用大碗盛放端上经祝饗场面。

祝饗漫忆

陈日旭

桌。在桌面东西北三边摆设有密集的酒盅、筷子,因为神并非人,挤挤挨挨可以坐下,有个虚数即可;南面地下铺设跪拜垫子。

祝饗开始,亲娘命父亲焚香、点燃烫金大红蜡烛,取过锡壶斟上少许黄酒。几乎在同时,祖母进入角色,嘴里开始叽里咕噜,轻声唤着老祖宗的名字,似在请他们一一入座。我隐隐听到祖父(他去世早)的名字,其余的懵里懵懂。父亲则会用严厉的目光示意我们不要再跑跑去,更不能喧哗,触碰桌椅。我们兄弟几人倒也乖乖地靠壁待着,看着,明白不然会吃“毛栗子”的。待到香烛燃去三分之一时,一家人分长幼次序,开始首轮磕头,亲娘嘴里念叨着“保佑”之类的话语。须臾,父亲再敬酒。

有一个笑话,正当大家忙碌之时,亲娘发现我二弟趴在台围前用手指捻弄着什么,凑近一看,他在拉动寿星翘起的一根长胡子(其实织品用品用久本已发毛),“喔唷,阿囡,勿作兴格呀”。边说,边迅速将他拉起。

香烛燃过大半,要给老祖宗“上饭”。饭必须是

我住新小区,所在居委在老小区。居民去办事,喜欢走边门,这比走正门要少走几百米。但铁制边门做成Z型结构,门框的宽度只有40厘米左右,进出非常不方便。冬天衣服穿得多一点,胖的人简直是“挤”进去的。前段时候我看到这扇使用了很多年、锈迹斑斑的铁门拆除了,满心喜欢,以为换了新门今后进出方便了。不料更换过的铁门老样子不变,还装上了电子门禁。去年11月17日居委通知我去领退役军人优待证,那天下雨,撑伞是没法进入的,只好收伞淋了半分钟雨才

与鱼块平,滚至白色鱼眼一半突出,放醋放糖调味勾芡。此时鱼眼已突出一大半,即撒葱花起锅。此种做法,汤汁红亮稠厚,裹于其中的鱼块略露肉白,闻起来酸酸甜甜,兼带鱼的鲜气,一入口先是酸甜,再感觉到鱼肉的细嫩,轻嚼之间,品出鲜味中的酸甜味,酸甜味中的鱼肉鲜。有些人不喜欢白鱼,说泥土味重。稀奇的是,母亲用白鱼做的醋鱼绝无泥土味,倒是因为鱼不大肉不厚,饱满地吸足了汤汁的精华,更为酸甜鲜美。

那年,我和新婚妻子去绍兴度蜜月。午饭在一家小饭馆,挂墙的小黑板上,白粉笔写的菜单中有醋鱼,两元五角一份,我毫不犹豫就点了。上来一看,也是不大的白鱼,一尝,酸甜味道和

“原生饭”,即刚烧好开锅首次盛起的饭。亲娘吩咐后厨母亲,“一勺子,满一点”,众人听着,默然不语。长大后我才明白,这种盛饭方式就是神与人的区别,怪不得活人添饭不兴一勺子的缘由。少顷,待线香即将燃尽,开始化纸钱元宝,再一轮磕头。父亲吹灭蜡烛之际,老亲娘指挥后辈可将凳子移动些许,示意让老祖宗起身先走,烟气氤氲中,她又一次咕哝自语,意思是目送众神陶然归去,敬畏之情,溢于脸庞。之后,收拾桌面碗盏杯盘,亲娘顺手把供桌上的糖果分给我们孩子吃,表示祖先的庇佑、恩典,祝饗结束……

在吾辈记忆里,这样的场面一直留存十余年,直到老亲娘故世为止。海纳百川的上海人家里,不同籍贯的形式各有千秋,但这年前的“活动”,是都少不了的。时移世易,如今这样带有迷信色彩的一幕,已然越来越少见。然而,这种富有庄重仪式感的习俗,依然萦绕在经历过的人心间,是一种藉以寻根问祖的情怀。



烦人的Z型门

王妙瑞

进入,后面还有几个人在排队等候。此类Z型门或旋转门,印象中出现了二三十年之久,且是普遍存在于上海各个小区。从当初的设计初衷来看,应是出于治安防范需要,因过去自行车失窃时有发生;同时可能是为了起到仅限人员出入、方便精简管理的作用。但此一时彼一时,沿用过去老眼光看上海治安新

格局恐怕不行了。当下是信息科技时代,治安管理广泛采用新科技手段,各处探头都是神探。去年上海全市旧改基本完成,居民生活的安全系数越来越高。再有一条,如今越来越重视消防通道设置,这样的门,万一发生火情需要就近通过,会不会反而成了绊脚石?

我觉得不妨组织一次评估,决定其取舍或改进。安全和便利,对于每日要与这些公共设施打交道的市民来说,都很需要。

40多年前,我们从银幕上看到了《简·爱》,幸亏有李梓、邱岳峰两位配音艺术家的演绎,才让国人有了欣赏的机会;尤其是邱岳峰在罗切斯特遭受巨变后,那近乎绝望、撕心裂肺的“简……”的呼叫声,至今还留在我们的耳边。

不久前,长宁沪剧团演出了根据小说《简·爱》改编而来的沪剧《临湖明月》,本土演员穿旗袍、着西装,讲软软的上海话,唱上海人熟悉的“申曲”。值得一提的是,此次长宁沪剧团团长陈霆萍主动让贤,女主角临湖的“明月”由年轻的朱桢出演,令人耳目一新。

想当初,陈霆萍19岁主演梅宝,一炮打响。剧团领导看到后继有人,悉心呵护、培养。40多年舞台生涯,50多出戏,陈霆萍在舞台上交出了一份“满意的答卷”。其领衔的《小巷总理》《赵一曼》先后晋京演出;主演的《雷雨》远赴欧洲参加爱尔兰戏剧节,创造了沪剧演出史上的一个个纪录。

“一个家庭,香火要有人继承;一个剧团,舞台上也要有人传承。”2015年12月21日,陈霆萍在北京演《赵一曼》的时候,就在心里对自己讲,“这是我的告别演出”了。“40多年舞台生涯,一路走来,是我们剧团的老师扶持着我,使我有今天的成绩。同样,我们剧团也需要有新的下一代来取代我,继续‘努力’”。

2019年1月,剧团大胆起用新

“明月”临湖映新人

秦来来

人,90后的朱桢出演了她作为女主角的第一部戏《原野》,饰演金子一角;朱桢的清新靓丽,正是角色需要的。黄爱忠饰演仇虎,王斌演焦大星,李恩来饰演焦阎王,张燕雯饰演焦母。长宁团的前辈艺术家不计名次,众星拱明月,红花捧绿叶。陈霆萍开启了自己让台、新人上台、老人帮台的第一步。

随后,剧团又推出了《上海屋檐下》,又是朱桢、王斌、黄爱忠、张燕雯挑大梁。通过演出,陈霆萍越感到,长宁沪剧团亟需要建立自己的演员梯队。

之后,朱桢、王斌一起拜陈霆萍为师。朱桢13岁进团,一直在各个戏当中担任小孩角色,她是听着长宁团的曲子,和着长宁团的拍子,走着长宁团的路子成长的,学习、传承沪剧“石派”“陈派”艺术,是陈霆萍一手带起来的。而王斌拜在陈霆萍门下,也是说怪不怪。沪剧演员,首先要学声腔,陈霆萍曾经沐浴着王盘声、解洪元、邵滨孙等大师的雨露,又和王(盘声)派名家张杏声搭档十多年,对沪剧王(盘声)派唱腔,以及其他一些男声唱腔,也是了然于胸,对于辅导王斌,自然有底气。陈霆萍要求,一个好演员要有好的

声音,更要有戏的韵味;更要紧的,台上要学表演身段,台下要学做人艺德。

这次两位陈门弟子分别出演《临湖明月》的男主角卢培炎

和女主角冯明月,著名演员黄爱忠、张燕雯分别扮演卢培炎的妻舅和妻子。“年轻的老演员”的朱桢,不负重托,灵动鲜活地把握住了这个角色少女感;同时,她细腻、质朴的演绎,将女主人公坚强、独立、自主的性格,表现得很有分寸。她的唱腔,继承了陈霆萍的演唱特点,既有石筱英先生的甜糯酣畅,又似乎可闻筱爱琴先生的清丽甜美,颇有韵味,优美动听。被誉为具有“青年演员的颜值、中年演员的演技”的王斌,为了准确地表现男主人公卢培炎性格抑郁寡欢、喜怒无常,又敢作敢为、敢爱敢恨的个性,在唱腔上不是一味地去展现自己明亮嗓音,而是把唱腔和表演结合起来,表现出卢培炎这个人物的悲剧性,极大提升了感染力。《临湖明月》是本土化了的简·爱,是唱申曲的简·爱,是年轻人演出的简·爱;更是长宁团最新梯队主演的简·爱。

沪剧流派的保护和传承,归根结底是要依靠艺术新人的不断涌现。作为剧团的团长,陈霆萍定义自己的任务之一,就是要让沪剧在下一代演员身上得到更好的传承。霆萍转身忙传承,“明月”临湖映新人。

小时候,我家写字台的抽屉,是一直被大人锁上的。后来我逐渐长大,不知哪一天,父亲把写字台抽屉打开了,取出一张黑白照给我看,那是一对端庄而又素雅的年轻夫妇的合影照。父亲指着照片上左边前排的一位女子,对我说:还记得吗?这是你姑母。你的姓名也是姑母起的。

仔细端详,照片中,姑母扎着麻花辫,眉毛整齐月牙形,淑雅旗袍装束,丹凤眼瓜子脸。姑母的名字叫严文涓。父亲又指着照片,介绍说:右边紧挨着你姑母的是姑父徐光咏(“文革”前在上海档案馆工作)。

我和姑母相处过几年,印象不深,因她一直很忙。“你姑母在苏州某报社工作时,工作起来总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,不分昼夜地写文章,后来伤了身体,导致英年早逝。”父亲跟我说这话时,眼睛望着窗外,似乎在回忆与姐姐的往事岁月。

父亲年迈时,一直敦促我和我儿子帮他上网查找他姐姐的相关信息。我当时正在做社区亲友会工作(儿子帮助一起干),无暇顾及。直到我主动卸任,父亲再来我家时,再次催促,我儿遵命,立即搜索。赫然,在藏书家谢其章新浪博客,看到一篇文章,提到了姑母的名字,父亲那张惯常严肃的脸一下子就舒展开来了,喜出望外地发出了爽朗的笑声,说:“今天,我终于在大女儿家,查到姐姐在世时的信息啦。”

后来,父亲去世了。2020年,我儿子又惊喜地从上海图书馆全国报刊索引文献导航官网上,检索到了严文涓刊登在民国时期《新学生月刊》等期刊的文章,共有13篇,还有一篇谢干梦《严文涓重来上海》,也都一并收藏。阅读民国的盗版报刊,对于看惯了横版文字的我,感到很不自在。居家时候,静下心来,硬是乘上时光列车,再次走进姑母诞生地——苏州调丰巷。

严文涓(1925—1963年),曾用笔名:陈以淡、严必增、严小白、陈宛若等,又以笔名以淡、严必增与弟弟严文垣(我父亲),在1945年共同作为责任者和出版者创办《黎明》半月刊社,出版地正是老家苏州调丰巷19号。记忆中第一次跟着父亲从上海来到这里时,我有4岁左右(阿婆在这里带我至8岁,然后回上海读小学)。沿着石子路,推开木质的门,穿过天井、客堂,左拐,沿着扶梯上楼,父亲首先带我进入2楼的姑母书房与她见面……

父亲性格一直内向,不太愿意多提及姑母的往事,故此,我们后人也只能从不多的线索中(来自北京、苏州、上海研究民国史的专业人士),来逐渐了解姑母的生平经历。比如,我们也从电子版新民晚报“夜光杯”上看到了黄恽撰写的《乐益女中的韦亚》,文中提及姑母:“严文涓早被苏州人忘怀了,她在1944年很出过一番风头……”感谢互联网的强大功能,造福我们登录“云端”,让许多年前的个人经历得以传给后人知晓。

查阅繁体字,也是开启这次阅读的新的学习方式。盗版排印的文字,我们母子俩配合默契,我逐句朗读,当中但凡遇到不认得、字迹模糊的繁体字,儿子拿上放大镜,请教《现代汉语词典(第5版)》,按部首目录查阅。五官与文字亲密互动的过程很是享受。有些繁体字我们按照当时的语境,结合上下文也尽量理解着识别。虽然姑母生命短暂,但依然让我们后人高兴地看到,她曾经也是一名活跃的文学青年。

网络「寻亲」记

严章旦

网络「寻亲」记

美食